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GROUP

故事会

5元

精品系列



STORIES

故事会

情感故事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故事会

5元
精品系列



STORIES

故事会

情感故事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情感故事/《故事会》编辑部编. —上海: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2007
(故事会5元精品系列) ISBN 978-7-80685-748-9

I. 情... II. 故... III. 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60657号

丛 书 名: 故事会5元精品系列

书 名: 情感故事

编 者: 《故事会》编辑部

出 品 人: 何承伟

责任编辑: 鲍 放

装帧设计: 王 伟

责任督印: 张 凯

出 版: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发 行: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话: 021-54667902

地址: 上海市绍兴路74号

邮编: 200020

印 刷: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版 次: 2007年7月第1版 2007年9月第2次印刷

规 格: 770×960 32开 印张5

书 号: ISBN 978-7-80685-748-9/G·019

定 价: 5.00元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el: 021-64511821

版权所有·不准翻印



STORIES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品 (00081) www.storychina.cn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所有图书可办理邮购, 免收邮费(挂号除外)

汇款地址: 上海市南绍兴路74号(200020); 收款人: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021-54667910

编者的话

《故事会》杂志是上海文艺出版总社旗下一本以发表故事为主的通俗文学刊物，其发行量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综合类期刊中一直名列前茅。

改革开放以来，她始终与时俱进，不断开拓创新，以积极健康的思想内容，清新明快的节奏，生动活泼的风格，亦庄亦谐的美感，赢得了海内外数千万读者的喜爱。

无数事实、经验和理性已经证明：好故事可以影响人的一生。而以我们之见，所谓好故事；在内容上讲述的应是做人与处世的道理，在形式上也应听得进、记得住、讲得出、传得开，而且不会因时代的变迁而失去她的本质特征和艺术光彩。

为了让更多的读者走进好故事，阅读好故事，欣赏好故事，珍藏好故事，传播好故事，我们特编选了一套“故事会5元精品系列”以飨之。其选择标准主要有以下三点：

- 一、在《故事会》杂志上发表的作品。
 - 二、有过目不忘的艺术感染力。
 - 三、有恒久的趣味，对今天的读者仍有启迪作用。
- 愿好故事伴随你的一生！

《故事会》编辑部

目 录

深深大爱情

编外“110”	2
走向天堂	7
谎言如诗	12
不一样的结局	15
砸碑	22
最后一场演出	28
三个老头一把枪	35

亲亲血脉情

两个老伙计	41
后爸	45
回老家	51
孩子他爸	56
扔砖头	60
为爱留住这一天	63
爸爸的惩罚	67
一块红布蒙住天	71
情谎	76

依依夫妻情

那天夜晚的故事	81
钻石戒指	85
夜惊老鹰山	89
回家的路好长	93
把头发烧成灰	99
十年红绳	1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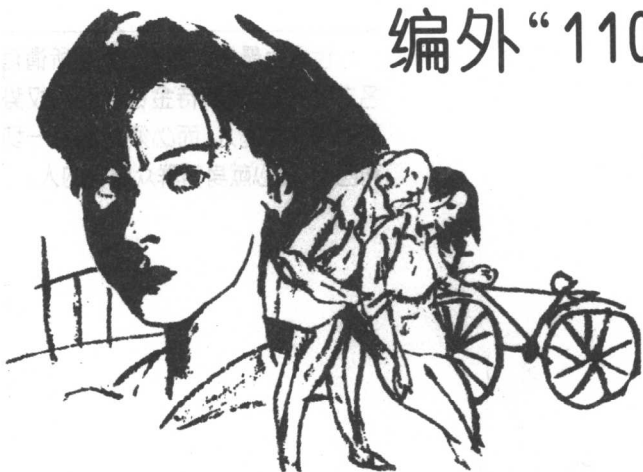
你不是坏女人	106
浓浓朋友情	
乱世知交	113
住在车棚里的朋友	117
漫漫风雪路	121
药枕情缘	124
亲爱的傻叔叔	129
武松打店	135
款款陌路情	
两个脚印	141
家中有狼	145
黄金无价	150

深深大爱情

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既不是所谓有名之士,也不是依恃金钱、地位、权势而为所欲为的人,而必须是放弃一切利己心,真心献身为群众服务的人。



编外“110”



晚上十一点多钟，看完夜场电影的青年工人高强走出电影院，兴冲冲地朝牌友家走去。刚拐进一条小街，只见一个年轻女人骑着自行车从远处冲了过来，不知是速度太快还是车技欠佳，离高强还有十来米时，这女人突然“啊”地尖叫一声，龙头猛地一歪，车身扭了两下，“叭”地一声连人带车摔倒在地上。

高强一个箭步冲上前去，小心翼翼地将年轻女人扶了起来，问：“伤着哪儿了吗？”年轻女人不好意思地摇了摇头。高强又问：“看你骑得好好的，怎么一下就摔倒了？”女人脸一红，说：“我学会骑车才几天，刚才突然看到前面有人，心里一慌，手脚就不听使唤了。”

高强替她把车子扶起来，将摔歪了的龙头扳正，说：“往后骑

车可要慢点。”年轻女人感激地接过车，不料刚一挪步，却“哎哟”一声，手一松，自行车又“叭”地一声摔在地上，只见她双手护着右腿膝盖，一动也不敢动了。

高强一看这架势，知道她刚才摔得并不轻，很可能伤着骨头了。他正想说送她去医院，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为啥？因为他和牌友们早有君子协定：只要约好了时间打牌，谁迟到谁就得掏腰包请大家上馆子撮一顿。

总不能为了送一个陌生女人上医院，而让十来天的工资打水漂啊！可见难不救，把人家丢下不管，高强又有点于心不忍，一时还真把他给难住了。

正在进退两难之际，高强的目光落在了路旁竖着的一块宣传牌上，只见上面写着：群众有困难，请拨 110。他心里豁然一亮，主意就来了。他对那年轻女人说：“唉，真不凑巧，我还有点急事要办，就不能送你上医院了。这样吧，我替你拨 110。”

那女人听说要拨 110，一下慌了，连连摆手：“别拨，别拨……”

“为啥？”

“不要给人家添麻烦了。”

“添啥麻烦？国家养着他们，除了破案，不就是管这些麻烦事的吗？再说，我还真想试一试，看看这 110 是不是真像报纸、电视上说的那样，一拨就灵呢！”说完，高强拔腿就要往不远处的公共电话亭走。

年轻女人更加慌了，一把将高强死死拽住：“别、别拨，过一会儿我自己就能走的，真的，求求你了……”

一听这话，高强起疑心了：这女人怪啊，照理说，在这种时候，110 就是救命星，可她怎么一听要拨 110，就像会要了她的命似的。莫非她心里有鬼，不是正经人？高强就着暗淡的灯光认真打量了她一眼，这女人容貌端庄，穿着朴实，打哪儿瞧都不像

是坏人。高强不是那种头脑简单的马大哈，他知道现在社会上很复杂，有些犯罪分子很会伪装，不管怎样，得先探听一下虚实。

从外表上来看，这女人约摸二十八九岁，如果是个守法者，应该有个健全的家庭。高强脑子一转，问：“你家有电话吗？”

“有啊。”

“我替你拨个电话，叫你丈夫来接你。”

“哎呀，我家没人。”

“晚上家里怎么会没人呢？”

“孩子他爸上夜班。”

“孩子呢？”

“孩子上姥姥家去了。”

高强对她的话半信半疑。正琢磨怎么办，那女人突然惊叫一声：“糟糕，我的东西掉了。”说着，她瞪大眼睛在地上搜寻起来。不到半分钟，她又惊呼一声：“啊，找着了！”话音未落，她连滚带爬地挪了几步，从地上捡起一只绛红色的小纸盒。高强正想看清楚是什么东西，年轻女人却如获珍宝似的把纸盒塞进了内衣口袋。

高强只好问她：“啥东西，看你跟捧着个宝贝似的。”年轻女人脸一红：“是刚刚给我丈夫买的药。”这话又让高强添了几分疑心：既然丈夫还可以上夜班，哪用得着深更半夜去买药？这不明摆着是在编瞎话吗？看来这是一只贵重的首饰盒，很可能是这女人刚从哪儿偷来的。怪不得她刚才好似饿狼扑食，连腿伤都不顾了。

想到这里，一股凛然正气从高强胸中升起：今天就是花再大代价，也不能放过她。他心生一计：何不先将年轻女人送到医院，稳住她，然后再见机行事？于是他说：“既然你不愿拨打110，家里又没人接电话，干脆还是我送你上医院吧。”

“不，不要，不能误了你自己的急事。”

高强豪爽地把胸脯一拍：“嗨，救死扶伤嘛，啥急事都可以先放下，你别再推辞了，今天就算我当一回编外 110 吧！”说着，他不由分说地将年轻女人的车子“喀嚓”一锁，移到路旁，将她扶到自己的车后座上，说声“小心坐稳啦”，蹬起车子就走。年轻女人不知是计，坐在车上，感激的话说了一箩筐。

高强将年轻女人送到市中心的一家医院时，大夫们都在急救室抢救一位在车祸中受伤的危重伤员，他只得将年轻女人先安顿在候诊室里，然后找了个借口出来，准备到医院值班室去打电话，向 110 报告这个情况。他刚走到走廊上，便碰到了几个年轻警察，说来也巧，高强一问，他们正是市 110 中队的，出车祸的伤员就是他们送来的。警察们听高强说有情况反映，连忙到急救室把一个中年警察——他们的张队长喊了出来。张队长听高强说完，两道剑眉一挑，朝同伴们一挥手：“走，看看去。”

高强领着警察们走进候诊室，年轻女人正背对着门口，低着头在抚摸受伤的腿。张队长走到她背后，故意咳嗽一声。年轻女人闻声抬头，突然，她和张队长同时惊叫起来：“是你？”而且那女人的眼泪“哗”地一下涌了出来。这场面把高强给弄糊涂了：这是唱的哪出戏呀？张队长连忙向他介绍：“这是我爱人。”“啊！那怎么……”张队长将目光转向妻子：“是啊，你跌成这个样子，为啥还不让拨 110 呢？”

张队长的妻子，也就是那个年轻女人，抹了抹眼泪，莞尔一笑：“我不想给你们添忙。你们一共三十多个人，却管着方圆五十多公里、三十多万人的事，别人可能不知道你们有多忙，我还不知道吗？我实在不忍心，真的……”她这一席话，把旁边几个年轻警察的眼圈都说红了。

张队长的内心，也被妻子的这番话深深地感动着，他心疼地嗔怪道：“都深更半夜了，你还出去干啥呀？”

“我一个同学刚从国外回来，买了几盒治胃病的特效药，我

向她要了一盒,想先让你试试。白天我没空,只好晚上去取。瞧你胃疼起来那个遭罪样,再不赶紧治,往后怎么办?”说着,妻子掏出那只绛红色的纸盒,递给丈夫:“你赶紧服一粒,哦。”

张队长接过纸盒,一个劲地说:“你呀,你呀……”他憋得腮帮上的肌肉一跳一跳的,硬是没让眼泪流出来。

高强这才恍然大悟,想起最初要替张队长的妻子拨 110 的动机,脸上不由一阵发烫……从医院出来,高强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空气。他突然记起了与牌友们的君子协定,但马上又无声地笑了:就为今天当了一回编外 110,明天请牌友们撮一顿,值!

(龙江河)

(题图:箭 中)

走向天堂



古道村的刘远山，这天一大早就进城了：他要去卖肾。远山步行了四十里山路，在县城坐上火车，日夜兼程奔向省城。一下火车，他便匆匆赶到了省城一所最大的医院。

来到医院，远山没敢直接去找医生，他怕人家说他不正常，终究卖肾不是件露脸的事，远山琢磨着先私下访访，等访着买主再找医生也不迟。主意打定，他就悄悄摸到了肾科病房，病房里有四五个病人。远山有点发虚，可一想到急着用钱也就豁出去了，他装成闲聊似的问那些病人和家属：“你们买不买肾？”

大伙被这个戴眼镜的山里汉子吓了一跳，大眼瞪小眼地呆着。远山说：“我说的是真的，不信这是身份证，我还可以跟你们签协议，我确实不是骗人的。”有个女家属见远山不像是开玩笑，

就说：“你等等，还真有一个换肾的，我这就去把她爸爸叫来。”说完，她就飞快地溜出了门。没多久，那女家属领着一个老干部模样的男人回来了，“老干部”满脸喜色，一把拉住远山，把他拉出病房，在走廊的长椅上坐下，问：“小伙子，你真要卖肾？不是闹着玩吧？”远山说：“我吃饱了撑的？我才没心思开这种玩笑呢！”“老干部”一看是真的，抓着远山的手，哆嗦着嘴唇热泪盈眶，远山好不容易才弄明白他要说的意思：他有个女儿得了尿毒症，命在旦夕，他东借西贷凑够了七万块钱，想用这钱找个卖主给女儿换肾。远山说七万不行，最少也得十万。远山虽然常年呆在深山里，可还是知道做买卖总要讨个好价钱。

“老干部”顿时满脸愁容，沉吟好久才对远山说：“我只有这七万块钱……你、你还是先去看看我家伶儿吧，见了她那可怜样儿，铁石人也会动心的！”说完便拽着远山去看他的女儿。远山一听，忽然闪过一个念头：看看也好，若是他的女儿真的濒于绝境，那就七万块钱卖给她，做个彻底的好人。

“老干部”把远山陪到了一间单人病房里，他的女儿伶姑娘正躺在那里，她已经不能起床，也无力多说话，除了一双大眼睛鼓凸着，整个人瘦得就剩下一把骨头了，可就是从这把骨头上还能看出她没病时是相当漂亮的，不光漂亮，还很有修养，从骨子里透着一种文雅和秀气。

看样子伶姑娘已经知道了卖肾的事，她很有礼貌地伸了一下干瘦无力的手，并对远山强作出微笑的样子。远山轻轻地点了点头，随后把那“老干部”拉到一边，小声说，他愿意按“老干部”说的那个价把肾卖给伶姑娘。“老干部”惊喜万分，竟像个孩子似的搂住远山的肩膀，做了个贴脸的动作。伶姑娘瞧着父亲和远山的举动，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商定好卖肾的事后，“老干部”说：“咱是不是该做个检查，要是没问题，再跟医生说，商量什么时候做手术。”远山点点头：“最

好，我正不想闹得满城风雨。”“老干部”说：“这医院里的陈医生是我的亲戚，咱先求他偷着查了，你就说是我侄子……走，咱这就去。”

两人找到了陈医生，陈医生一听是“老干部”的侄子要做肾检查，二话没说就把检验单签了，还一再嘱咐远山：明天早上不要吃东西，要给他做全面检查……

第二天早上八点钟，远山准时来到医院，陈医生和“老干部”已经等在那儿了。医生带着远山一项一项地检查，直到中午才查完，接下来就是等结果。“老干部”一直跟在后边，见检查完了，赶忙把远山拉到伶俐姑娘的病房里。伶俐姑娘还是躺在病床上，见远山进来，脸上掠过一丝感激的微笑。“老干部”显得很开心，打开话匣子不断地说，说女儿是什么大学毕业的，分配的是什么工作，当说到她不幸得病时，他眼眶里顿时闪着凄凉的泪光，但他一会儿又笑了，说女儿这下子有救了，随即打开一个提包，从里面掏出腊肠、火腿、烧鸡和啤酒，他满满地倒了一杯酒，递给远山，感谢女儿的救命恩人……远山没有推辞，接过酒一饮而尽。他这辈子从没自己花钱买过这么多好吃的东西，尽管这些值不了几个钱，他依然买不起，他太穷，他的家乡太穷了。

这位眼镜片像瓶子底厚的山里大哥居然会卖肾，伶俐姑娘对此感到很新奇，她好奇地问远山是什么原因使他甘愿把肾卖掉，远山沉默好久，他想：能把真正的原因说出来吗？

远山住在一个很穷的山村里，是一所中学的高中教师。这地方百里之内只有这么一所中学，每年只有一个高中班。这里实在太穷太落后了，竟从来没出过一个大学生。远山教书十几年，就盼着培养出一个大学生。三年前，他发现一个穷孩子聪敏过人，又刻苦勤奋，他认准这穷孩子就是自己的希望，从此，他没日没夜地辅导，从自己每月百十元的工资里拿钱出来给那男孩买书，还帮着上山砍柴，侍候那孩子瞎眼的妈，三年来他们如同

父子。那穷孩子也真争气，今年高考竟考上了一所全国重点大学，远山兴奋得三天没有合眼，他可以毫无愧色地对人说自己是个合格的教师。然而天有不测，穷孩子病倒了，经医院诊断是心肌肿瘤，这个晴天霹雳炸懵了远山，他从悲痛中挣扎出来，决定保住这孩子，给他治病。远山拿出所有积蓄，又借上几千块，带着那穷孩子去了北京，可是医生的话让他震惊：手术费要八万块！上哪儿弄这么多钱啊，无奈之下他只得把孩子带了回来。手边的钱勉强才凑够一万块，还差七万无论如何也借不来了，远山无计可施，他咬了三天牙，最后决定把自己的肾卖掉……

远山不能把这些告诉危在旦夕的伶姑娘，免得她伤心，可看着她正用期盼的目光等着回答，远山就用山里人特有的语言告诉她：俺的娃子病了，没钱给他治，做爹的才走这条路。他想把话说得平淡一些，这样可以减轻一点伶姑娘的心理压力，可伶姑娘的眼角还是溢出了亮晶晶的泪花，她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到处借钱给她治病的情景……

午饭过后，陈医生一脸沮丧地走进来，他把一张检验单递给了远山，十分歉疚地说：“你的肾……只有一个在工作，另一个已经不行了，如果不抓紧治疗，就会得尿毒症的……”远山呆住了，他把检验单看了好几遍：“是不是弄错了……”陈医生摇了摇头，走出了病房。所有的希望瞬间化为泡影，远山绝望了，泪水像开闸的河水涌出眼眶……

“老干部”也一屁股坐在小凳上：陈医生的话宣告了他女儿将无肾可换，死神的降临将不会很久……

伶姑娘倒表现得出奇的平静，苍白的脸上毫无失望之色，她轻声把“老干部”唤到跟前，用商量的口气说：“我的病已经治不好了，就是换个肾也不能活多久，咱把这钱捐给这位大哥吧，让他带回去给儿子治病……不是说做善事会进天堂吗？我想去啊……爸，就算是给我铺一条通向天堂的路，行吗……”“老干

部”已是泣不成声了，他不住地摇着头……

远山感动万分，他不知该怎么说，该说什么。他把手伸过去，握住了伶姑娘那瘦小的手，微笑着摇了摇头，嘱咐她别灰心，好好治病，然后擦干泪痕，把检验单装进口袋，跟“老干部”握手作别，头也不回地走出病房，出了医院……

迎着秋风，远山踏上了回归山村的路，他是带着失望和遗憾回来的，下了火车，他甚至没有力气和勇气走那四十里的山路。这条路他走了将近一天的时间，回到家他不敢去见那个有病的穷孩子，一连三天闷在家里，就像大病了一场……

就在远山已经绝望的时候，有一天，邮递员送来了一封来自省城的特快信件，另外还有一张七万块的现金汇票。远山惊呆了，他颤抖着双手打开信封，一看那信便热泪盈眶了——

远山大哥：

收下这钱吧，给小侄把病治好。小妹已向天堂走去了，这钱是搀扶小妹走向天堂大门的路资，千万不能退还，否则小妹会被关在门外的……用不着记住我，只要祝愿我在天堂里安宁就可以了。再见了，远山大哥……

伶伶

远山把信捂在胸口，跑到村头的山丘上，朝着东北方向屈膝跪下……

春天去了，夏天来了，病愈后的穷孩子如愿走进了大学的校园。他跟着远山多次到省城去寻找救他的恩人伶姑娘，但都毫无音信。他们知道，伶姑娘一定是到天堂里去了，他们祝福她在天堂里幸福、安宁……

（刘建国）

（题图：魏忠善）